

九秩薪火照征途 赣鄱新程再奋进



8

江西日报

2026年10月22日 星期四

■ 责任编辑 龚莉芹 张 晨

舒艳秋 兰春玉

■ 美术编辑 刘济海

山河见证

本报全媒体记者 卢菲芸

岁月无言，山河为证。

穿越历史沧桑，回望峥嵘岁月，伟大长征精神熠熠生辉。曾经，红军战士在崇山峻岭间辗转突围、浴血奋战。而今，烽火硝烟早已散去，锦绣山河气象万千。

江西于都，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。该县梓山镇潭头村是红一军团长征出发后到达的第一站。走进潭头村，白墙黛瓦、绿树成荫，连片的蔬菜大棚整齐排列，好一派别致的田园风光。“‘梓山潭头，吃苦两头；晴三天，挑烂肩头；雨三天，水进灶头’，这句顺口溜讲的就是我们村从前的模样。现在不一样了，路好走了，大棚建起来了，产业也搞起来了，日子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。”谈及现在的幸福生活，曾经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的村民孙观发，眼里闪着光。每每有游客来村里，孙观发便主动当起义务讲解员，讲长征故事，也讲村里的发展变化。他常对前来参观的年轻人说：“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牺牲换来现在的幸福生活，你们要珍惜，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。”

近年来，潭头村挖掘红色文化，开展理论宣讲，以文化聚人气、兴产业、润乡风，古老村落焕发新活力。红色旧址、农家小院、富硒田园串点成线，情景教学、农事体验等活动各具特色。2025年，潭头村旅游综合收入超2000万元，村集体经济收入增至350余万元。

贵州遵义，因遵义会议而成为伟大转折之城。1935年1月，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这里召开。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、挽救了红军、挽救了中国革命。从此，红色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底色。

一直以来，遵义扎实推进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，努力让每一处长征遗迹得到妥善留存，让每一个革命故事得以鲜活延续。数据为证：358处长征遗迹遗址遍布全市；今年1至7月，该市红色旅游A级景区接待游客超640万人次。伫立湘江之畔，两岸灯火璀璨，让人不禁感慨，如今山河无恙、烟火寻常，这正是革命先烈所愿的明天。

云南省威信县，地处乌蒙山腹地，深藏于川滇黔交界群山之中。1935年2月，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受阻，由川南转向威信集结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在水田寨花房子、大河滩庄子上、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会议，史称“扎西会议”。它是遵义会议的继续，也是遵义会议的拓展和完成。

受制于深山区位，曾经的威信县交通闭塞，发展滞后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艰苦。近年来，随着红色资源被不断盘活，街巷整洁了，道路通畅了，不少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回来了，返乡创业青年李雪就是其中一员。李雪从小听着红色故事长大，长征精神一直扎根在心中。正因如此，回到威信县创业有成后，她主动在县里的红军广场义务推广竹荪种植技术，手把手教乡亲们整地、搭棚、管护，还帮着对接销路。她说：“我想把技术带回来，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回到扎西。”在她的带动下，不少农户试种成功，荒坡地里长出了“致富菌”。一人带头，众人跟上。在威信县，像李雪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，他们有的开民宿，有的经营咖啡小店，有的办起民族服饰写真馆，把新理念、新业态带回家乡，让红色旅游有了更丰富的打开方式。人回来了，人气聚起来，日子也跟着旺起来。据统计，近3年来，威信县累计接待游客906万人次，实现旅游总收入超73亿元。

当地人说起红军，语气里带着一种天然的亲近，如同讲述自家长辈人的故事。这份亲近，眼下有了更实在的依托。红色旅游让这里变得更好，让日子有了新的奔头。

位于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太平镇的太平渡渡口，作为赤水河畔重要的一处渡口，曾见证了中央红军第二渡、第四渡赤水的传奇。年近80岁的红军后人胡敬华，将自家门前的院坝打造成“坝坝讲堂”，义务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述红色历史。

与太平镇一样，该县白沙场镇也有着鲜明的红色历史印记。1935年3月，中央红军转战川南期间，白沙场成为重要的革命活动地点。白沙会议旧址至今保存完好，见证了红军在这一地区的战斗与行动。90多年过去，旧址依然保留着，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在见证着家乡的变化。

2025年，白沙场镇接待游客超35万人次，增长14.2%；旅游综合收入1.7亿元，增长11.7%。这些数字背后，是一个地方正在发生的变化。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，走进旧址，了解红军曾经走过的路。历史遗存不再只是静静矗立的建筑，逐渐成为当地文旅发展的重要资源。

甘肃会宁，“会师之城”。1936年10月，红一、红四方面军历经艰难跋涉，冲破重重险阻，在此胜利会师。走进会宁，抚今追昔，当年红军会师的壮阔场面犹在眼前。近年来，会宁着力延长红色旅游链条，将红色旧址串珠成链、连片成景：游客可在大墩梁烈士陵园听红军战斗故事，在“红军村”体验军民生活……2025年，全县接待游客846万人次，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1.5亿元。

一路走来，红色遗迹与人间烟火相依，历史回响与发展脉动交织。长征精神从来不是陈列在展板上的文字，而是这片土地上人们日复一日的踏实日子，是年轻人回到家乡时那句“回来了”的笃定，是老街上守摊大哥聊起红色文旅时眼里的光。

山河无言，却见证着一切——见证着先辈走过的路，也见证着后来人正在走的路。

